无论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，抑或中华帝国屡次亡于夷狄之手，还是欧洲遭逢纳粹铁蹄，其中莫不可忽视之缘由，不在他者，即在文明自身。昔之论者，多只言及文明内部之腐朽或人性之野蛮堕落。鲜有注意，无论如何人为划分，人类本一整体，纵短期后果未丝毫毕现，然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当罗马人享受着帝国的财富与光荣，士大夫只顾吟诗作画，西欧各国沉醉于咆哮的黄金时代，未曾将文明的成果传递于文明的边缘。一国之内的不公，奴隶起义、农民造反、工人罢工，直到出现新的平衡。而国际之间，亦无多少不同。野蛮并非固然如此，恰是自诩文明者的不作为，造就了野蛮。